



网络疯狂点击500000次，“青春酷语”为青春作证再掀高潮

到天涯的 尽头找你

原来幸福一直都在我转身之处，
晃司，你别再放开我的手了，
你要一直记得找回我。

角 绿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到天涯的尽头 你

角绿 著



原来幸福一直都在我转身之处

晃司

你別再放开我的手了

你要一直记得找回我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到天涯的尽头找你/角绿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2004. 10

ISBN 7 - 80689 - 294 - X

I. 到… II. 角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94707 号

到天涯的尽头找你

作 者: 角 绿

终 审: 李一安

策 划: 花雨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冯建华 徐菁菁

封面设计: 李淑君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 0756 - 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 - 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hs.net

E - mail: zhchs@zhchs.net

印 刷: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7.875 字数: 210 千字 插页: 4

版 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13000

书 号: ISBN7 - 80689 - 294 - X/I·519

定 价: 1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角绿

我比星星还伟大
因为
我知道它们在天上
而它们却不知道我在地上

星座是风向的瓶子，最喜欢的城市是生于斯长于斯的“重庆”。与很多同龄人不一样，角绿从小没想过要上大学，所以也没念过大学。

角绿是个淡泊懒散的人，天塌下来也当成被子盖，活到如今只害怕两件事，一是此生与爹妈的缘分太短，二是这个世界没有了小说。很庆幸，初二时第一次学着写小说的时候，偶然拾得“小说”本子的语文老师没有大肆嘲讽；课业压力越大，笔杆子就越痒，中专三年的自习课，角绿有一半的时间用来码文字，最令角绿哭笑不得的是，她平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试（全国CPA考试）没过关，却在复习期间写出第一本书——《沙尘的颜色》。

到天涯的 尽头找你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Chapter 1

- ♥ 这个竹杠被敲得冤枉 1

Chapter 2

- ♥ 原来如此 17

Chapter 3

- ♥ 怎一个愁字了得 33

Chapter 4

- ♥ 我愿轻轻地离去 49

Chapter 5

- ♥ 停 留 64

Chapter 6

- ♣ 如果这就是幸福 77

Chapter 7

- ♣ 寂寞城市 90

Chapter 8

- ♣ 记住，或是遗忘 104

Chapter 9

- ♣ 富良野的天空 121

到天涯的 尽头找你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Chapter 10

故事外的故事

- ◆ ——那年烟花 137

Chapter 11

- ◆ 在哀戚的同时 146

Chapter 12

- ◆ 如果没有遇见你 164

Chapter 13

- ◆ 忽然之间 177

Chapter 14

- ◆ 早已猜到的真相 191

Chapter 15

- ◆ 于重庆的天空下 200

Chapter 16

- ◆ 朋友 217

Chapter 17

- ◆ 爱恨一线间 232

后记

- 又到“后记”时间 249



这个竹杠被敲得冤枉

Chapter 1

我是在一种，呃，比较特殊的情况下，遇到今泉的。

那天，我独自守在服装店里，捧着于晴的《挽泪》无法“挽泪”的时候，一个音调有些怪异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浓烈情绪。我极不耐烦地抬头，泪眼蒙眬里，显出一个被凸透镜似的泪珠影响得严重变形的瘦高身影。

“干吗？”瞪他一眼，我的目光又回到书本上。

不是我说，他完全是自己凑上来找气受的。

我的朋友都知道，余裳蓝什么时候都是



好脾气，惟有看小说的时候，特别是看小说看得泪潸潸的时候，不要来惹我，否则死得难看。

那人吓了一跳。他指着一条牛仔裤道：“我问……这个，多、多少钱？”

咦？是个小日本鬼子哟？

带着日本腔调的声音让我再次抬起头来。

我在眨掉泪珠的同时，心里有些惊奇又有些怨恨地想，说不好中国话就别到咱中国的地片上来踩嘛，简直是荼毒我的耳朵。

我看也不看他到底指的什么：“四百。”爱买就买，不买拉倒。

“……那么贵？贬义（便宜）一点行不行？”

还贬义呢，褒义都不行。“不行。”我扯出假笑。好走吧您哪，谁让你好挑不挑，偏在我容易“恼羞成怒”的时候找上来挨骂。

“索得斯嘎……”小日本自言自语地犹豫了一阵，扬起日本人特有的礼貌十足的笑容，说：“这种款式型号 29 的，麻烦你帮我包一下。”说着，他就开始掏钱包了。

“呃？”我傻了眼。不是吧？

然后，我才开始正眼瞧这个小日本。

他在男孩子中算高的，一米八左右，灰色圆领衫，麻布休闲裤，穿着也还罢了，就是那颗头，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——头发长到了耳下。说是“流行”，可在我眼里就是“另类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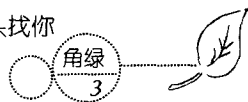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……就买了？试都不试一下？”我再问，因为真的很奇怪嘛。

他怔了一怔，继而微笑道：“不用试，这个牌子的 29 号，我都能穿。”说着，钱——四张崭新的毛主席头像就已递了过来。

我仍在眨巴眼：“……”

……这个人，都是这样子买东西的吗？

“……你不觉得……太贵了吗？”我忍不住道。老天，我这话若被我妈听见非得挨她一顿骂不可，我已经可以想象她又着腰大



叫：“哪有老板说自己的货物值不了几个钱的！”

果不其然，小日本也呆了一呆。

“不是你说的不能便宜吗？”

问得真好。我闭了嘴，终于暂时放下书站起来，将他要的裤子折叠包好，又特地选了一个好看的纸袋给他装裤子，然后拿给他。

“慢着！”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手也伸了回来，他的手停在半空，奇怪地看着我。

主要是我难得的良心在作怪，要知道，这种裤子在地下商场我卖的最高价不过一百四！现在整整高了二百六十元，我怕他回去后会痛死！不过，我可不怕他去投诉。我没有以次充好，也没有卖假货，价格嘛，当然是漫天讨价，就地还钱，谁知这主儿却是不会还价的。我才说不降价，他就很干脆地买了……这当然不是我的错！只是，有必要同情小日本吗？

在矛盾中，我郑重警告他：“你买了，我可就不会退货了，考虑清楚。”

——妈妈呀，女儿我还是不适合做奸商啊。

仍是礼貌的微笑。

“当然。”花泽类似的长发下，细长的眼睛笑若弯月。

我再次叹气——在内心里头。把纸袋给他，然后接过他的钱。“有什么质量问题，你可以来找我，如果是厂家的责任，我可以帮你换一条。”平时这话是省了，今天是冲这四百大洋的分上，特地加的。

小日本点点头：“谢谢你，再见。”

看着他走了，我才有点回过神来。

“今天可以早点收摊了！”看看手表，我激动地喊。

隔壁五十九号摊的胖胖姨伸过头来，有些羡慕又有些妒忌地说：“做了笔大生意呀？可是小余呀，昨天不是才公布商场的关门时间延后一个半小时吗？现在还没到哦。”

我一下子傻了眼：“我不知道啊！”



胖胖姨愉快地把头缩了回去，边整理洋装边道：“昨天是你妈帮你看的摊，回去没对你说哦？”

……没有。

我扬起的心又回到了原位。什么嘛，老妈也越来越没记性了，害我以为已到了关门时间，白高兴一场。

偏偏这种地下商场又是上万个摊统一时间关门。

只不过……延后一个半小时，也就是说……夏天到了？

不知不觉间，我的生命，开始进入二十三岁的夏日。



我一直担心，那个日本小子回去后发现被狠宰一顿，一定会回来找我算账的，我在内心不安中度过了十天，但那人没有再来。

于是我渐渐变得心安理得，摊子呢，也是常隔三岔五地交给我妈帮我看一天。老妈嘀咕：这摊子不知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。

我笑嘻嘻地讨好她老人家：连我这个女儿都是您的，当然摊子也是您的。

老妈无奈。

很多时候，我明明是在任性，可是大家都包容了我，特别是这两年。不但妈妈是这样，还有珠珠和于蕾，对我的态度都与以往不同，可能她们自己没有觉察出来，但我知道。

毕竟，很多事情已与过去不同。

死党珠珠和于蕾两个人的婚期都是这一两个月的事儿，她们要结婚，不找新郎官陪她们去试婚纱，却都找上我。一会说“金夫人”太贵，一会又嫌“龙摄影”不好，全然不顾我的脚都已走得肿大。

在一个室外温度高达摄氏三十九度的日子里，我被珠珠拉着把重庆解放碑的各大商场都逛了个遍，就为了给她找一双可以配礼服的鞋子。

“我说大小姐，你还要逛多久啊？”我真的想尖叫了，在“再次”走出大都会大门的时候。我脚下这块地今天都被我踩过两次了，这次正好凑足仨。

珠珠像没听见引火线正燃得“滋滋”作响，以一副非常无辜的表情说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？刚才那双的确是艳了一点嘛。”

艳了一点？我的嘴角在抽动：“那你为什么‘又’回来看一次？”

这个“又”字的音强调得够重了吧？

“那是因为……”珠珠偏头想半天，“我的礼服是红色的呀。”

什么逻辑！

我要晕倒：“不跟你扯了！我要回家补觉去了。”我将头一甩，准备先行一步。也只有我这种好人才会陪她通宵聊天之后，又一大早陪她出来 Shopping。不过，我受够了，她爱当烤猪让她自个儿当去吧。

“阿蓝……”

我挥挥手，头也不回地：“我会打电话叫张涛来接你。”朋友欺负够了，该让她欺负自己的未婚夫去。

给张涛打了电话后，我本来想直接去车站的，但我在书店门口又停住了。解放碑都来了，不去趟重庆最大的书店，岂非浪费车票？

不过，我的腿已经不像是长在我身上的，所以楼上我就不去了，就翻翻楼下有什么可值得让我掏腰包的吧。

星期的新华书店，客人没有星期天时那么多。我先到流行书区看了看，除了《哈利·波特》之《凤凰密令》，实在没什么让我感兴趣的。叹了口气，正想走，眼睛却被一本红皮卡通封面的书粘住了。

《邂逅马口铁》？我止住脚步，拿起来一看，是本网络小说。不过马口铁是个什么东西？

翻了翻，作者的文字轻松而俏皮，虽然我看了第一页几乎可



以猜到结局是什么，但是读起来也想必不会倒我的胃口。

到门口付了款，于是老习惯边走边看，直到上了车坐下了，我的眼睛几乎都没离开过书本。

“你这样……”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，语音怪怪的，从我的邻坐发出，“对眼睛不好吧？”

我疑惑抬头，望向一张似乎有点面熟的脸。

他二十二三岁，端正的脸，一身深色的西服，看起来是个年轻的上班族。

脸的主人一脸认真地看着我，细长的眼里满是劝告和不赞同。

我呆了几秒钟：“你是谁？”是我的哪个朋友，还是我哪个朋友的朋友？这是我最开始的以为，因为他的口气不像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不会劝告人别在车上看书。可是这个人……我并不认识。警戒心直线上升，可能我的脸上是一副防贼的样子，那人面上一红，转开了头去。

我的脑中有什么画面闪过……“啊……”我想起来了！冤大头！那个花四百块买我一条牛仔裤的小日本！一时，我有些发窘，把书合上，放进了袋里。

难怪我一时没认出来！

他的发型变了，衣着变了，连口音都准确了许多。上次他的打扮太过休闲和另类，以至于只像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儿，今天他剪短了头发，又穿上西装，感觉一下子成熟了好多。

刚才……我的口气会不会太凶了？

“那个……”我的口中突然蹦出两个字，吓得我赶紧闭嘴。但这两个字明显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小日本侧过脸，我看见他眼里的询问。

“啊……裤子还合适吗？”一说完，我就想扇自己一嘴巴！什么不好提提这个！

“裤子？”他也呆住了，然而，他马上便恍然大悟。“原来是你……挺好的，大小刚好合适，质量也没什么问题。”

我更加发窘了，只好傻笑两声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
他却显得自然多了。

“真巧。今天不用做生意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却看他一副等待回答的样子。“我妈妈……帮我看着店……我要买点东西，所以……”我结巴着，不知怎么有点紧张。

他笑了，露出整齐而洁白的牙齿。他转头看了看车窗外，又转过脸来：“车上看书不好，很伤眼睛的。我到站了，再见。”说着他站了起来，一个小姑娘赶紧挤过来坐下了。

不要再见比较好吧。我心里哀叹着，脸上却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慢走。”

看着他下车，我才渐渐收回茫然的目光。真的很巧，不过，我今天有点反常哦？可能是因为，今天看到的他，令我想起另一个人……

咳！想这么多作甚。反正可以肯定的是，我那四百大洋已非常稳妥地到手了，不用再担心有人把它追回去。

这个人……我的心思不禁又飘到小日本的身上，好像非常的多管闲事？



“‘一剑乱飘血’，你给我过来！我快死了！”

“等一下子，撑住，我把这群钳虫解决了就过去！”

“等你解决！等你解决完钳虫我都被蜈蚣围死了！唉呀！死宝宝！走开嘛，挡着我做什么……你还不过来？”

“一下子一下子就好了……我砍，我砍我砍我砍砍砍！”

一分钟后，一剑乱飘血过来了。

“咦？阿蓝你怎么躺在地上？”

很好，这问题实在是问得太好了！

我的目露凶光总算让我旁边的这位仁兄有点感觉了，他一下



子抬起头来。“哦……不好意思哈，害你挂了……”

电脑显示屏上，一个女孩倒在地上，很多人在她身上踩来踩去，翻检着她口袋里的东西。而那就是我——“传奇”里的长山红月。

“张涛！你还我命来！”我跳起来，扑上前去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。

“……救命……老婆……”张涛从嗓子眼儿里挤出SOS。

“唉呀！余裳蓝，你干吗对我老公下毒手？”珠珠故作大惊小怪，事实上却在一旁看笑话。

“谁叫他见死不救？长山红月才二十岁，二十岁耶，大好的青春年华就毁于这个该死的‘一剑乱飘血’之手。珠珠，这种男人正好早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我帮你另找一个就是，不用担心做寡妇。”我激动地叫。

“哦，是这样子哦。阿蓝你再帮我找，一定要找一个比刘德华还要帅、比梁朝伟还要忧郁、比张学友还要个性、比裴勇俊还要浪漫、比古天乐还要酷的哟……”珠珠掩嘴而笑，越说越顺口。

“行了，阿蓝。”一旁的于蕾看不过去，拉下我的双手，“玩个网络游戏而已，有必要那么认真吗？”

我悻悻地放下手来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我身上背了许多东西，这一死全部掉光光，都被别人捡走了。”

“……咳……你干吗……要背那么多东西？我不是早叫你放在游戏中的仓库保管员那儿吗？”张涛抚着脖子说。

我撒横：“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你的错！”

“我说，”珠珠头伸过来，睁大漂亮的丹凤眼，“传奇有那么好玩吗？为什么你们两个都那么迷恋玩这个？不就是打来杀去的？”

因为张涛和珠珠家有两台电脑，而且都有宽带上网，我时时来他们家玩，以至于后来很多时候，我、于蕾以及于蕾未来的另一半薛怀礼都把珠珠家当作聚会大本营了。只不过，今天薛怀礼

要加班，所以没有来。

为什么喜欢玩传奇？

我想了一下：“好多游戏我都喜欢，不只传奇。”

“拜托，她主要是问你为什么喜欢玩电脑游戏？阿蓝你少装傻！”聪慧的始终是于蕾，她瞪着我，完全不理睬我的打太极。

“啊……”我用鼠标点了退出游戏，然后站起来，去倒了一杯茶。“大概因为我精神空虚吧。”

于蕾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：“你真的是吗？”

“不是吗？”我含笑反问。

她不置可否地耸耸肩，把我手中的茶抢过去，喝了一大口。

“阿蓝，”她突然叫我，“你为什么不正正经经地找份工作？以你的学历和聪明才华，不会找不到事做。”

我笑笑：“你觉得我现在没有在正正经经地做工吗？”

“你这个破牛仔摊！”珠珠嗤之以鼻，“阿蓝，你的样子不丑嘛，又是本科生，去做什么不好。而且，你这个牛仔摊根本没有赚什么钱，我也不认为你真的对卖衣服有兴趣！”

那个破牛仔摊……

我倚在门边，望着天空。

今夜没有星星。

“阿蓝……”

“再说吧。”我没有回头，淡淡地说。

无论如何，那个“破牛仔摊”我还是要回去守的，除非我想被老妈揭下一层皮来。



星期一地下商场的生意通常都不怎么好。枯坐两个钟头后，我将摊子暂时交给胖胖姨照看，自己离摊游晃去了。在外头将迟到的早餐和早到的午餐一并解决完后，我又慢慢晃回来，胖胖姨一见了我就大叫：“哎呀！你才回来！那种绣花牛仔短裤，26号大



小的，你是缺货还是怎么的，刚才有人好想买，你却不在，缺号又只缺那一条，好可惜哟。”

我怔了一下：“没有吗？”我走过去查看了一下，果然前后的号都有，独独没有“26”号的。

“可能是我妈卖掉后又忘记让我补货吧。”我笑着对胖胖姨说，倒不是很在意。

“你还是早些补上吧，没准那个人还会回来看。嘻！对了，陪试裤子那个女孩来买东西的那个男孩儿，好像就是前一阵子花大价钱向你买牛仔裤的那位。啧啧！这种人的钱是最好赚的，既不懂行价，又要在女朋友面前显脸，不是我说，这单生意没做成可真是划不来啊！”

我只是微笑。

是……那个小日本吗？没想到他还愿意到我这里来买东西呢。

货，我第二天早上就从朝天门给进回来了。可是接下来三天，都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在小日本的陪同下来试裤子的。第三天下午，另外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，从我手上买走了同一样式同一型号的绣花牛仔短裤。同样都是做生意，不一定非得卖给谁不是吗？

可是，第四天，也就是周五晚上快到关门时间的时候，小日本又不期而至。

当时我正在拖地，拖完一转身，就看见站在摊外的一男一女。

“你好。”一段日子没见，小日本的语言能力似乎又有进步，只听这两个字的发音，根本不知是外国人。

他却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时的那种打扮，不过因为头发已经剪短，所以看起来顺眼多了。

“你好！”我笑着说，“你们是想试试什么，还是随便看看？”

他旁边的那个女孩已自动走到货物面前：“前两天我们来看的一种有绣花的短裤，当时缺号，今天有吗？”



我怔了一下，暗呼糟糕，昨天下午才把那裤子给卖掉了！

我走到她正打量的短裤面前，扯出一条给她看：“你说的是这种吗？”

“嗯。”女孩儿挺年轻的，栗色的发丝衬得她圆圆的脸更加白嫩可爱。

我打量了一下她的身形，不算高，但匀称，腰很细，应该正是穿26号的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你穿的号码，我后来有去补过，但因为前几天你们一直没来，而且当时也没有交待帮你们保留，所以……”我歉意地笑一下，“很不巧的，昨天刚好卖出去了。”

“有人买走了？”女孩儿皱起眉，十分失望的样子。

“对，”我更加不好意思，解释道，“因为我没想到你们还会再来……”

“没关系。”日本男孩也走了过来，口气倒是比较能体谅的样子。

我冲他一笑：“其实这种款式并不是我独家有，地下商场卖牛仔裤的很多，别的摊位应当也有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当然，如果这位小姐你真的很喜欢又不愿意再去逛的话，明早我也可以为你进一条来。”说实话，我觉得最奇怪的是面前这两个人都不像是在地下商场买东西的人，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到专卖店或是大型商场里去看。

漂亮女孩终于拿正眼看我了。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然后又看了那男孩儿一眼。“我倒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生意人。”她对我微笑，“好吧，麻烦你帮我进一条，我可以现在就把钱给你。”说着，就低下头翻提包。

我也笑了：“我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买东西的。”一个是价格都不问就准备付钱，一个是被大大敲了竹杠也不知还价。“这种牛仔裤我一般卖七十五元一条，不过因为我本不打算明天进货，而要特地帮你去拿，所以收你八十元，那五元就当路费吧。还有，你可以拿裤子时再付钱。”